

克宫内幕

苏联的神话与现实

述 弢 著



СССР: СКАЗКА И ПРАВДА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4033684

D751.29
04

克宫内幕

СССР: СКАЗКА И ПРАВДА 苏联的神话与现实

述 弢 著



D751.29
04



北航

C1721756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 / 述弢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7 -5117 -2062 -7

I. ①克… II. ①述… III. ①政治制度史—研究—苏联 IV. ①D7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814 号

克宫内幕——苏联的神话与现实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5(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17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 序 |

自幼习俄语，对苏联发生的事情自然很感兴趣。20年前，偶然购得一台简易式卫星天线，殊不知竟从此打开了一扇窗户，将我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这款天线只能收看苏联的电视节目，而于我则如获至宝，自此可以终日听到久违的标准俄语，看到活生生的苏联百姓，那绚丽多彩的俄罗斯风光也尽收眼底，岂不美哉！

但最意想不到的，则是我居然仿佛身临其境，见证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诸如八月政变、保卫白宫、戈叶对决等。因为时差的关系，为了及时跟踪了解苏联白天发生的事情，我常常看到深夜，第二天照常上班，因此落下高血压的毛病。

一个武装到了牙齿、敢于挑战当今世界首强美利坚的堂堂大国，居然瞬间灰飞烟灭，说解体就解体，令人大跌眼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普通国民也搞得灰头土脸，颜面尽失。笔者在吾国首善之区的街头，就曾听到这样的呵斥：“国家都没了，还神气什么?!”那是因为“老毛子”倒车冒犯了北京大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我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以俄为师”，有些方面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曾几何时，学

俄文，唱俄文歌，读苏联小说，人人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当时有一句时髦语，叫作：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挥之不去。

苏联解体后，笔者有幸在俄访学数月。市面萧条，百业凋敝，升斗小民个个为生计奔波，全国上下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那地铁口捧着一块面包、一个苹果兜售的大妈，直接伸手向路人讨要施舍的老妇，可谓“惨不忍睹”，但也只是浮光掠影，不得要领。

后来，有关专著以及当事人回忆录陆续发表，档案也开始解密，我这才有机会和可能去探究苏联的历史真相和演变过程，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数年来，笔者就斯大林之死、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匈牙利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农业集体化、苏联解体、中苏分歧之由来和发展、卫国战争初期苏军惨败的原因等问题先后写了一些短文。现不揣冒昧，结集出版，借此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方家。

目 录

序	1
神话的破灭	1
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	8
盖达尔的盛世危言	17
苏联农业集体化：迟到 80 年的现场报道	26
中苏交恶之由来与发展	37
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	48
斯大林之死	58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	70
1941 年夏天苏联军队惨遭败绩的不解之谜	79
斯大林长子雅科夫的悲剧人生	88
贝利亚遭遇“滑铁卢”	96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的前前后后	105
苏共二十大与列昂尼德的失踪	115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始末	121
新切尔卡斯卡的噩梦	131
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	141
十三天——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	146
赫鲁晓夫遭遇“宫廷政变”	154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	169
赫鲁晓夫之死	176
卫士眼中的赫鲁晓夫	182
苏联内部书趣谈	195
戈尔巴乔夫机遇	203
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来龙去脉	215
戈尔巴乔夫：从中央书记到总书记	221
1991 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始末	230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遇害始末	241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普京	253
且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	258
鲜为人知的“克里姆林宫第一夫人”	269
克里姆林宫的公主	282

神话的破灭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友好“蜜月”期间，广为传唱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中就有上面这样两段歌词。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日中天，捷报频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电影、小说乃至画报中展示的苏联人民无比幸福的生活，更令我们心驰神往。那可是我们的光辉未来啊！

50 年如白驹过隙，世事难料，曾一度风光无限的苏联早已寿终正寝，而貌似坚如磐石甚至万古长青的帝国何以一朝覆亡，则成为学界久久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

案头有一本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我常常是拿起来又放下，不为别的，是因为书中有太多骇人听闻的历史真实，有着太多的血腥，太多的苦难，叫你不忍卒读，叫你无法置信，叫你透不过气来。这难道就是那个“人们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自由走来走去”的人间天堂吗？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改革设计师”、“公开性之父”

的美称，曾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这属于社会工作，没有报酬，雅科夫列夫却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几年，委员会已为450万人平反昭雪。《雾霭》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书中援引了天才科学家、1904年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院士的一封信。1934年，清洗已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巴甫洛夫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说：“你们相信世界革命，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们在文明世界传播的不是革命，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

这绝非危言耸听。1917年12月，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不出两月，即宣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俄文缩写 ЧК 的音译），从此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恐怖时代。1918年9月5日，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使恐怖手段合法化，其中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的极端必要性。1918年的“红色恐怖”可谓“战果辉煌”：短短数月，处决人数即逾5万。

1922年2月，契卡又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1)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2)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

和组织的原成员；(3)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4)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5)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6)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1)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2)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1)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2)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3)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4)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5)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6)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7)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8)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9)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10)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以上所列各类人员，均属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严厉打击的对象，其范围之广，数目之多，令人咋舌。

其实，早在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就曾经说过：“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1亿俄国居民中的9000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1亿人中的1000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连季诺维也夫之流的“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5月，“红色恐怖”尚未正式开始，革命法庭即已（和契卡机关一起）授权对不肯向征粮队交出粮食的人判处死刑。农民被推向死亡边缘。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

始于1929年的全盘集体化和没收富农生产资料和土地的运动，使俄国及其国民经济遭到重创，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和俄国乡村的基础，彻底摧垮了农民阶级。俄国本是首屈一指的粮食出口大国，却从此出现了百姓排长队买面包的现象，并一直延续多年。运动中被定为富农的农民，分别被处以极刑、关进集中营、流放至偏远地区，最好的下场也是逐出集体农庄的地盘，另作安置。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本人受难，连妻儿子女也难逃厄运，受到株连。1918年7月16日夜，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老小在叶卡捷琳堡被当局悉数枪杀，从此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1919年彼得堡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特格拉德枪决某军官

4名3—7岁女童及其老母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继尼古拉二世的子女之后，留京的两个儿子、季诺维也夫的儿子、加米涅夫的两个儿子先后被枪决，托洛茨基的儿子被杀害，皮达可夫的两个儿子失踪。这些被害者的父亲都曾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也尝到了自己种出的苦果。

根据政治局和领袖本人的指示，建立了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这个系统拥有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那些尚在吃奶的婴儿同业已判刑的母亲一起发配至劳改营，婴儿满一岁至一岁半即转送至特设的孤儿院和托儿所。他们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这是个特殊的儿童古拉格（“古拉格”系监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部门的别称）。至1938年8月4日，已从被判刑的母亲手中夺走17355个婴儿，还打算夺走5000个婴儿。

有一封信叙述了集体化运动中被逐出家园的农民的悲惨遭遇，信中说：“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擦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

在事关枪决的问题上，领袖们都很性急。比方说，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大笔一挥，核准了对12份名单中1352人的判决；12月7日，核准了对13份名单中2397人的判决，其中2124人应予枪决；1938年1月3日，日

丹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核准了对 22 份名单中 2770 人的判决，其中 2547 人应予枪决；2 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 28 份名单中 3699 人的判决，其中 3622 人应予枪决；3 月份，这 5 个人核准了对 36 份名单中 3286 人的判刑，其中 2983 人应予枪决；4 月份，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 29 份名单中 2799 人的判刑；1938 年 6 月 10 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对 29 份名单中 2750 人的判决，其中 2371 人应予枪决；9 月 12 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核准了对 38 份名单中 6013 人的判决，其中 4825 人应予枪决。

斯大林的签名见之于涉及 44000 人的 366 份名单，莫洛托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 43569 人的 373 份名单，日丹诺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 20985 人的 175 份名单，卡冈诺维奇的签名见之于涉及 19110 人的 189 份名单，伏罗希洛夫的签名见之于涉及 18474 人的 186 份名单。

这一全民族悲剧究竟有多大规模，尚无有据可查的准确数字。颇具洞察力的韦尔纳茨基院士在 1939 年 1 月的日记中援引了一个数字：因政治原因受到流放和监禁者为 1400 万—1700 万人。

当局的想法与此不同。1954 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1930—1953 年苏联大约有 370 万人受到镇压，其中 765000 人被处决。这是个虚假的数字。

国内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各种镇压者为 200 余万人，首当其冲的是原有产阶级人士和国家的知识精英。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中，受到镇压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 500 余万人。

根据 1953 年 12 月整理的很不完整的材料，仅在 1921—1953

年期间，肃反机关因所谓的反革命罪就逮捕了 5951364 人，其中经司法机关和非司法机关（“二人小组”、“三人小组”、“特别会议”）判刑者为 4060306 人。1936—1961 年，因民族特征被镇压者达 350 万人以上。俄罗斯联邦境内有 11 个民族受到驱逐，48 个民族受到部分驱逐。

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苏联因政治原因被处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中的人数，达 2000 万—2500 万之多。这里还包括死于饥饿者：国内战争时期为 500 余万人，30 年代为 500 余万人。

然而，即使从公开发表的文献中也可看出镇压政策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 1923—1953 年被判刑人数即超过 4100 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又如，1932 年斯大林曾亲手拟定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凡从已收割的小麦地里偷走麦穗者，即可判处监禁、劳改和死刑。

阅读此书时，我每每掩卷凝思，困惑不解：如此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这该不是伪造文书吧？然而，那都是引自存档的绝密文件，其真实性无可怀疑。

在十月革命 90 周年、苏联解体 15 周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段血迹斑斑的真实历史，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弄清全部真相，尚需时日。幸而当初讳莫如深的绝密档案完好无损地留存下来，幸而像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有识之士终于可以接触到这些绝密档案。不然的话，也许我们就始终蒙在鼓里，永远“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

提起赫鲁晓夫，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那个矮小敦实的苏联当家人。想当初，他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面前是何等地豪情万丈、义正词严，甚至说出了“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不雅的话（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俨然一个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

换了一个场合，同样是赫鲁晓夫，居然又说：

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共产党员，每个人都应当像蜜蜂一样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只有我们极能忍耐的俄国人民能够忍受，可是靠这种忍耐成不了大事。我们又不是神甫，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

这哪里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讲话，分明是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嘛！当时在场聆听讲话的人，无不惊诧莫名，甚至感到恐惧

和茫然。这次讲话自然也没有见诸报端。

布尔什维克搞革命，据说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知几十年过去，残酷的现实竟然是：没有社会主义——有土豆；社会主义建成——没有土豆。

这的确是个怪圈。苏联立国以来，历经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卫国战争、战后恢复等，无论内政外交，不可谓毫无建树。例如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就有长足的进步，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始终没有走出短缺经济的怪圈。

那么，这个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呢？

上世纪20年代初，连年的战争把苏联搞得千疮百孔，元气大伤，生产滑坡，百业凋敝，瘟疫流行，食物短缺。1918年起实行的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难以为继，作为“战时共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余粮收集制，也就是以强制性手段让农民按照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全部余粮的做法，更是走到了尽头。征粮队不得人心，农民群起反抗，或抗交粮食，或揭竿而起，他们强烈要求变更土地政策。1921年春天坦博夫省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提出“取消余粮收集制”的口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3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暴动同农民暴动一样，均以遭到武力镇压而告终。然而这对布尔什维克触动很大，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功不可没。时过境迁，想不到当初革命的中流砥柱这时居然把枪口对准了苏维埃政权，声称自己是在开始“第三次革命”。举国上下民怨沸腾，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领袖审时度势，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掉转船头，宣布实行

新经济政策，为了保住江山，不惜作出让步。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一是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实行粮食税乃是政府关键性的原则措施，这样一来，农民应交的粮食只及余粮收集制时期的一半，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决断来安排生产，不必担心来自国家的掠夺。二是利用市场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开放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带来了贸易的非国有化，而且零售业和小工业几乎完全转入私人手中。三是以租让制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四是实行币制改革，从此卢布成为可兑换货币。人们发现，不出几天时间，城市的街道就大变样。取消了凭票供应制，商店纷纷开门营业，革命开始后多年不见踪影的食品和物品一下子冒了出来。

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谓苏联经济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特例和亮点。由于采取了顺乎民意、尊重客观规律的一系列措施，至1926年，食品供应状况即大为改善。1921—1926年，仅仅五年时间，工业生产指数即增长了两倍以上；农业产量增长了一倍，并超过1913年水平的18%。而且在恢复期结束之后，经济仍然快速增长：1927年和1928年，工业产量分别增长13%和19%。1921—1928年期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幅度为18%。

如果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苏联经济也许会大有希望。可是别忘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本身已经犯了大忌。布尔什维克本乃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至于把早已摒弃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又请回来，那不过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是前进道路上的短暂喘息。何况政治上仍然是严加控制，丝毫没有松动，甚至把弦绷得更紧了。

20年代中期，在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两派意见激烈交锋，相持不下。一派主张继续扩大经济自由，